

醒世恒言

十層怪石
石洞之通
以泉垂流





紅白牡丹
開花

第三十一卷

鄭節使立功神臂弓

顛狂彌勒到明州

布袋橫拖拄杖頭

饒你化身千百億

一身還有一身愁

話說東京汴梁城開封府有箇萬萬貫的財主員外
姓張排行第一、號名俊卿這箇員外冬眠紅錦帳夏
卧碧紗厨兩行珠翠引一對美人扶案中有赤金白
銀斑點玳瑁錦輪珍珠犀牛頭上角大象口中牙門
首一壁開箇金銀鋪一壁開所質庫他那爹爹大張
員外方死不多時只有媽媽在堂張員外好善人叫

他做張佛子，忽一日在門首觀看，見一箇和尚打扮，非常，但見

雙眉垂雪，橫眼碧波，衣披烈火，七幅綾綃，杖拄降魔九環錫杖。若非圓寂光中客，定是楞嚴峯頂人。那和尚走至面前，道員外拜揖。員外還禮，舉只見和尚袖中取出箇疏頭來，上面寫道：竹林寺特來抄化五百香羅木。員外口中不說，心下思量：我從小只見說竹林寺，那曾見有。况菴這香羅木，是我爹在日許下願心，要往東峯岱岳蓋嘉寧大殿，尚未答還。員外便對和尚道：此是我先人在日許下願心，不敢動着。

若是吾師要別物，但請法旨。和尚道：若員外不肯捨，貧僧到晚，自教人取說罷轉身。員外道：這和尚莫是風。天色漸晚，員外喫了三五盃酒，却待去睡，只見當值的來報員外禍事。家中後園火發，疏殺員外。走來時，只見焰焰地燒着，去那火光之中，見那早來和尚，將着百十人都長七八尺，不類人形，盡數搬這香羅板去。員外趕上看時，火光頓息。和尚和衆人都看不見了。再來看園中，一看不見了。那五百片香羅木，枯炭也沒些箇，却是作恁我爹爹許下願心，却如何好。一夜不眠，但見

玉漏聲殘金烏影吐，隣雞三唱喚佳人。傳粉施珠，寶馬頻嘶，催行客爭名奪利。幾片曉霞飛海嶠，一輪紅日上扶桑。

員外起來洗漱罷，去家堂神道前燒了香，回堂前請見媽媽，把昨夜事說了一遍。道三月二十八日，却如何上得東峯岱岳，與爹爹答還心願。媽媽道：我兒休煩惱，到這日却又理會。員外見說，辭了媽媽，還去金銀鋪中半地，却是二月半天氣，正是

金勒馬嘶芳艸地

玉樓人醉杏花天

只聽得街上鑼聲响，一箇小簫兒同箇茶酒，把着圓

書來請張員外團社。原來大張員外在日，起這箇社，會朋友十人，近來死了一兩人，不成社會。如今這幾位小員外，學前輩做作，約十箇朋友起社。却是二月半，使來團社。員外道：「我去不得，要與爹還願時，又不見了香羅木，如何去得？」那人道：「若少了員外一箇，便拆散了社會。」員外與決不下，去堂前請見媽媽，告知衆員外，請兒團社。緣沒了香羅木，與爹爹還願，兒不敢去。媽媽就手把着錦袋，說向兒子道：「我這一件寶物，是你爹爹泛海外得來的無價之寶。我兒將此物與爹爹還願心。」員外接得，打開錦袋，紅紙包着，時却

第十卷 第二十一
是一箇玉結連絲環。員外謝了媽媽。留了請書。圓了社。安排上廟。那九箇員外也准備行李。隨行人從。不在話下。却說張員外打扮得一似軍官。

裹四方大萬字頭巾。帶一雙撲獸圈金環。着西川錦紵絲袍。繫一條乾紅大圍腰。揸一把玉靶壓衣刀。穿一雙勒靴。

員外同幾箇社友。離了家中。迤邐前去。饑食渴飲。夜住曉行。不則一日。到得東京。就客店歇了。至日十箇員外都上廟來燒香。各自答還心願。員外便把玉結連絲環。拾入靖靈公殿內。還願都了。別無甚事。便在

廊下看社火酌獻這幾箇都是後生家來與去遊山
員外在後徐徐而行但見

山明水秀風軟雲閒一巖風景如屏滿目松筠似
畫輕烟淡淡鼓聲啼鳥落花天麗日融融是處綠

楊芳艸地

員外自覺腳力疲困却教衆員外先行自己走到一
箇亭子上歇歇只聽得斧鑿之聲看時見一所作場
竹笆夾着望那裏面時都是七八人尺來長大溪做生
活忽地鑿出一片木屑來員外拾起看時正是園中
的香羅木認得是爹爹花押疑惟之間只見一箇行

者聞芭門來而前相揖道長老法旨請員外尋到山
門獻茶員外入那芭門中一似身登月殿步入蓮池
但見

三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勅額字分明兩箇金剛
形勇猛觀音位接水陸臺寶蓋相隨見千林

員外到得寺中只見一箇和尚出來相揖道外日深
荷了辦緣事今日幸得員外至此請過方丈獻茶員
外遠觀不審近睹分明正是向日化香羅本的和尚
只得應道日昨多感吾師過訪接待不及和尚同至
方丈叙禮分賓主坐定點茶喫罷不曾說得一句話

只見黃巾力士走至面前。黑雷也似聲。箇喏告我師。
炳靈公相見。說得員外神魂蕩漾。口中不語。心下思。
量炳靈公是東岳神道。如何來這裏相見。那和尚便。
請員外屏風後少待。貧僧斷了此事。却與員外少敘。
員外領法旨。潛身去屏風後立地看時。見十數箇黃。
巾力士。隨着一箇神道人來。但見

肩單眼細。貌美神清。身披紅錦袈裟。龍袍腰繫藍田。
白玉帶。髮簪金釧子。着側面絲鞋。

員外仔細看時。與岳廟塑的一般。只見和尚下階相。
揖。禮畢。便問昨夜公事如何。炳靈公道。此人直不肯。

錦堂公
感懷行
不如此

認做諸侯。只要做三年天子。和尚道。直恁得。教押
過來。只見幾箇力士。押着一大漢。約長人尺。露出滿
身花繡。至方丈。和尚便道。教你做諸侯。有何不可。那
要國王爭帝。好打道。不了。黃巾力士。撲翻長漢在地。
打得幾杖子。那漢長嘆一聲道。休休。不肯還我三年
天子。胡亂認做諸侯。罷黃巾力士。即將把過文字。安
在面前。教他押了花字。便放他去。烟塵公捧身道。甚
勞吾師心力。相辭別去。和尚便請員外出來。坐定。和
尚道。山門無可見意。畧備水酒三盃。少延清話。員外
道。深感吾師見愛。道罷。酒至。而前。喚一幾盃。便教收。

過一壁和尚道員外可同往山後閒遊員外道謹領
法旨二人同至山中閒走但見

奇峯聳翠佳木交陰千層怪石惹閒雲一道飛泉
垂素練萬山橫碧落一柱入丹霄

員外觀看之間喜不自勝便問和尚此處峭壁直恁
險峻和尚道未爲險峻請員外看這路水員外低頭
看時被和尚推下去員外喫一驚却在亭子上曉得
來道作怪欲道是夢來口中酒香道不是夢來却又
不見踪跡正疑惑間只見衆員外走來道員外你却
怎地不來獨自在這裏打噴嚏却員外道賤體有些

不自在、有失陪步得罪得罪、也不說夢中之事、衆員
外遊山都了、誰不得買些人事、整理行裝、廝趕歸來、
單說張員外到家、親降都來遠接、與員外洗拂、見了
媽媽、歡喜不盡、只見

四時光景急如梭

一歲光陰如撻指

却早臘月初頭、但見北風凜冽、瑞雪紛紛、有一隻鷗
鵠、天詞爲証

凜烈嚴凝、霧氣昏空、中瑞雪降紛紛、須臾四野難
分別、頃刻山河不見痕、銀世界、玉乾坤、壘中隱隱
接崑崙、若還下到三更後、直要填平玉帝門

員外看見雪那大，便教人開倉庫，做些錢米與窮漢。且說一箇人在客店中，被店小二埋怨道：「咁大箇漢，沒些運智，這早晚兀自不起。今日又是兩箇月不還房錢，哥哥你起休。那人長嘆一聲，苦苦小二哥莫依。我也是沒計奈何。店小二道：「今日前巷張員外散貧，你可討些湯洗了頭臉，胡亂討得些錢來，且做盤纏。我又不指望你的。那人道：「罪過你，便去帶了那頂搭扳頭巾，身上披着破衣服，露着腿，赤着腳，離了客店，迎着風雪，走到張員外宅前。事有關巧，物有故然，都來得遲些，都散了。這箇人走至宅前，見門公問：「咁

聞知宅上散貧門公道都不早來都散了那人穩得
叫聲苦匹然倒地員外在園中看見即時教人扶起
頃刻之間三魂再至七魄重來員外仔細看時只一
驚這人正是亭子上夢中見的却恁地模樣便問那
漢你是那裏人姓甚名誰見在那裏住那人又着手
告員外小人是鄧州泰寧軍大戶財主人家孩兒父
母早喪流落此間見在宅後王婆店中安歇姓鄭名
信員外即時討幾件舊衣服與他討些飯食請他喫
罷便問你會甚手藝那人道畧會些書篆員外見說
把些錢物與他運了店中便教留他見他會書篆又

似夢中見的一般，便教他在宅中做主管。那人却伶俐，在宅中小心向前。員外甚是敬重，便做心腹人。又過幾時，但見時光如箭，日月如梭，不覺又是二月半間。那衆員外便商量來請張員外同去出郊。一則園社，二則賞春。那幾箇員外隔夜點了妓弟一家，帶着一箇尋常間來往說得着行首，知得張員外有孝伯。他不肯帶妓女，先請他一箇得意的表子在那裏。張員外不知是計，走到花園中，見了幾箇行首，罵叫了。只見衆中走出一箇行首來，他是兩京詩酒客，爛花杖子頭，喚做王信，却是張員外說得着的頂老。員外

見了，却待要走，被王倩一把扯住道：「員外，人別台還一向踈失，員外道：『薛荷姐姐厚意，緣先父亡去，特恩在身，恐外人見之，深爲不孝。』便轉身來辭。衆員外道：『俊卿荷諸兄見愛，偶賤體不快，坐待不及。』先此告辭。那衆員外和王倩再三相留，員外不得已，只得就底和王行首並坐。衆員外身邊一家一箇妓女，便教盛頓酒來，正喫得半酣，只見走一箇人入來，如何打扮：累一頂藍青頭巾，帶一對撲圈金環，着兩上領白綾子衫，腰繫乾紅絨線絛，下着多耳麻鞋，手中攜着一箇藍兒。

這人走至面前放下籃兒，叉着手唱三箇喏。衆員外道：「有何話說？」只見那漢就籃內取出砧刀，借箇盤子，把塊牛肉來切得幾片，安在盤裏，便來衆員外面前道：「得知衆員外在此喫酒，特來送一勸。」道罷，安在面前，唱箇喏便去。張員外看了，暗暗叫苦道：「我被那厮詐害幾遭了。」元來那厮是東京破落戶，姓夏，名德，有一箇譚名，叫做扯騷。先年曾有箇妹子，嫁在老張員外身邊，爲爭口閒氣，一條繩縊死了。夏德將此人命爲繇，屢次上門嚇詐。在小張員外手裏也許過一二次。衆員外道：「不須憂慮，他只是討些賞賜，我們自

喫酒道不了那廝立在面前道今日夏德有采這際這一會員外衆人道各支二兩銀子與他討至張員外面前員外道依例支二兩那廝看着張員外道員外依例不得別的員外二兩你却要二百兩張員外道我比別的加倍也只四兩如何要二百兩夏德道別的員外沒甚事你却有此瓜葛莫待我說出來不好看張員外被他直詐到二十兩衆員外道也好了那廝道看衆員外面也罷只求便賜張員外道沒在此間把批子去我宅中質庫內討夏扯驢得了批子唱箇喏便出圍門一逕來張員外質庫裏揭起青布

簾兒走入去唱箇喏衆人還了禮未發跡的貴人問道贖典還是解錢夏扯驢道不贖不解員外有批子在此教支二十兩銀鄭信便問員外買你甚麼支許多銀那厮道買我牛肉喫鄭信道員外直喫得許多牛肉夏扯驢道主官莫問只照批子付與我兩箇說來說去一聲高似一聲這鄭信只是不肯付與他將了二十兩銀子在手道夏扯驢我說與你銀子已在此了，我同到花園中去見員外若是當面分付得有話我便與你夏扯驢罵道打脊客作兒員外與我銀子于你甚事却要你作雞便與你去見員外這批子

心口不一
耳

卷三十一

頂不是假的、這鄭信和夏扯驢一選到花園中見衆
員外在亭子上喫酒、進前唱箇喏、張員外見鄭信來、
便道：「主管沒甚事。」鄭信道：「屢使頭蒙台批支二十兩
銀、如今自把來取台旨。」張員外道：「這廝是箇破落戶、
把與他去罷。」夏扯驢就來鄭信手中搶那銀子、鄭信
那肯與他、他便對夏扯驢道：「銀子在這裏。」員外教把與
你、我却不肯你、倚着東京破落戶要平白地騙人錢、
財、別的怕你我、鄭信不怕你、就衆員外面前與你比、
試你打得我過、便把銀子與你打、我不過教你許多、
府、聲名一旦都休、夏扯驢聽得說我好沒些興、這客

作欺負鄭信道莫說你強我會這裏且是寬和你賭箇勝負鄭信脫膊下來衆人看了喝采先自人才出衆那堪滿體雕青左臂上三仙仗劍右臂上五鬼擒龍臂前一搭御屏風脊背上巴山龍出水夏扯鹽也脫膊下來衆人打一看時那廝身上刺着的是木拐弟子黃胖兒忍字當下兩箇在花園中廝打賭箇輸贏這鄭信拳到手起去太陽上打箇正看夏扯鹽撲的倒地登時身死謊得衆員外和姪弟都走了即時便有做公的圍住鄭信拍着手道我是鄭州泰寧軍人見今在張員外宅中做主管夏扯鹽來騙我主人

我拳手重，打殺了他，不干他人之事，便把條索子縛我去。衆人見說道：「好漢子，與我東京除了一害，也不到得償命，難不得解到開封府，押下兒身，對是這解信一發都招認了，下獄定罪。」張員外在府裏使錢，教好看他，指望遷延等天恩大赦，不在話下。忽一日，開封府大尹出城謁廟，正行轎之間，只見路傍一口古井，黑氣冲天而起。大尹便教住轎，看了道：「惟歲便去廟中燒了香，回到府，不入衙中，便教客將諸衆官來，不多時，衆官皆至，相見茶湯已畢。大尹便道：「今日出城謁廟，路傍見一口古井，其中黑氣冲天，不知有何

私房

不省人事
以目不見

妖怪衆官無人敢應只有通判起身道提小官遇見
要知井中怪物何不具奏朝廷照會將兄在牢中該
死罪人教他下井去看驗的實必知休咎大尹依言
卽具奏朝廷便指揮獄中揀選當死罪人下井要看
仔細大尹和衆人到地頭押過罪人把籃盛了用篋
轆放將下云只聽鈴响上來看時止有骨頭一箇下
去一箇處二人下去一雙亡似此壞了數十人獄中
受了張員外囑托也要藏匿卽信大尹台旨教獄中
但有罪人都要押來却藏匿卽信不得只得押來大
尹教他下井去卽信道下去不辭願乞五件物大尹

間要甚五件、鄭信道要計、頭盔、衣甲、和護劍一口、一斗酒、二觔肉、炊餅之類、大尹即時教依他所要、一一將至面前、鄭信唱了喏、把酒肉和炊餅喫了、披掛衣甲、仗了劍、衆人喝聲采、但見

頭盔似雪、衣甲如銀、穿一韞抹綠皂靴、手仗七星寶劍、

鄭信打扮了、坐在籃中、轎轎放將下去、鈴響、轎上來、看時、不見了鄭信、那井中黑氣也便不起、大尹再教放下籃去取時、杳無踪跡、一似石沉大海、線斷風箏、大尹和衆官等候多時、且各自回衙去、却說未發跡

變奉國家節度使鄭信到得井底便走出籃中仗劍在手去井中一壁立地初下來時便黑在下多時却明鄭信低頭看時見一壁廂一箇水口却好容得身挨身入去行不多幾步擡頭看時但見

山嶺相連煙霞繚繞芳艸長茸茸嫩綠巖花噴腹瘦清香蒼崖鬱鬱長青松曲澗涓涓流細水

鄭信正行之間悶悶不已知道此處是那裏又没人煙日中前後去松陰竹影稀處望時只見飛簷碧瓦棟宇軒窓想有幽人居止遂登危歷險尋徑而往只聞流水松聲步履之下潺潺林麓兩分巒峯四合但

見

溪淡水曲風靜雲閒青松鎖碧瓦朱甍修竹映
簷玉砌樓臺高聳院宇淡沉若非王者之宮必是
神仙之府

鄭信見這一所宮殿便去官前立地多時更無一人
出入擡頭看時只見門上一面硃紅牌金字寫着日
霞之殿裏面寂寥杳無人跡仗劍直入宮門走到殿
內只見一箇女子枕着件物事躬躬地裸體而臥但
見

蘭柔柳困玉弱花羞似楊妃出浴樽香衾如西子

心疼款玉枕、柳眉款翠挑、臉凝紅、却是西園芍藥
倚朱欄、南海觀音初入定、

鄭信見了女子、這却是此恠、便悄悄地把隻手襯着
那女子、拿了枕頭的物事、又輕輕放下女子頭走出
外面看時、却是箇乾紅色皮袋、鄭信不解其故、把這
件物事、丟花樹下、將劍掘箇坑埋了、又回身仗劍、再
入殿中、看着那女子、盡力一喝道起、只見那女子閃
開那嬌滴滴眼兒、荒忙把萬種妖嬈、說做一團、回頭
道、鄭郎你來也、安守空房、等你多時、妾與你五百年
前姻眷、今日得見你、那女子初時待要變出本相、却

被鄭信偷了他的神通物事只得將錯就錯若是生
得不好時把來一劍剝了却見他如花似玉不覺心
動便問女子孰氏女子道丈夫你可放下手中寶劍
脫了衣甲我和你少叙綢繆但見

暮雲籠帝樹薄露罩池塘雙雙粉蝶宿芳叢對對
黃鸝棲翠柳畫梁悄悄珠簾放下燕歸來小院沉
沉繡被薰香人欲睡風定子規啼玉樹月移花影
上紗窓

女子便叫青衣安排酒來頃刻之間酒至而前百味
珍羞俱備飲至數盃酒已半酣女子道今日天與之

彈得見丈夫盡醉方休。鄭信推辭。女子道。妾與鄭郎
是五百年前姻眷。今日豈可推托。又喫了多時。乃令
青衣收過盃盤。兩箇同携素手。共入蘭房。正是

綃帳低垂。羅衾漫展。兩情歡會。共訴海誓山盟。二
意和諧。多少雲情雨意。雲淡淡。天邊鸞鳳。水沉沉。
交頸鴛鴦。寫成今世不休書。結下來生合歡帶。

到得天明。女子起來道。丈夫夜來淡荷見憐。鄭信道。
淡感娘娘見愛。未知孰氏。恐另日相見。卽當報答。淡
恩。女子道。妾乃日霞仙子。我與丈夫盡老百年。何有
恩歸之意。這兩口兒同行並坐。暮樂朝歡。忽一日那

女子對鄭信道丈夫你耐靜則箇我出去便歸鄭信
道到那裏去女子道我今日去赴上界蟠桃宴便歸
留下青衣相伴如要酒食炭便指桶有件事囑付丈
夫切不可去後宮遊戲若還去時利害非輕那女子
分付了暫別兩箇青衣伏侍鄭信獨自無聊遂令安
排幾盃酒消遣思量却似一場春夢留落在此適來
我妻分付莫去後宮想必另有景致不交我去我再
試探則箇遂移步出門迤邐奔後宮來打一看又是
一箇去處一箇宮門到得裏面一箇大廳金書牌額
月華之殿正看之間聽得鞋履聲響那步馬語笑喧雜

之聲只見一簇青衣擁着一箇仙女出來生得

盈盈玉貌楚楚梅桂口點櫻桃眉舒柳葉輕疊烏雲之髮風消雪白之肌不饒照水芙蓉恐是凌波菡萏一塵不染百媚俱生

鄭信見了喜不自勝只見那女子便道好也何處不尋甚處不覓元來我丈夫只在此間不問事跡便把鄭信簇擁將去叫道丈夫你來也妾守空房等你久矣鄭信道娘錯認了我自有渾家在前殿那女子不辭分說簇擁到殿上便教安排酒來那女子和鄭信飲了數盃二人携手入房向鴛幃之中成夫婦之

禮頃刻間、雲收雨散、整衣而起、只見青衣來報、前殿
日霞娘娘來見、這女子慌忙藏鄭信不及、日霞仙子
走至面前道、丈夫你却走來這裏則甚、便拖住鄭信
臂膊、將歸前殿、月華仙子見了、柳眉剔豎、星眼圓睜、
道、你却將身嫁他、我却如何、便帶數十箇青衣奔來、
直至殿上道、姐姐、我的丈夫、你却如何奪了、日霞仙
子道、妹妹、是我丈夫、你却說甚麼話、兩箇一聲高似
一聲、這鄭信被日霞仙子把來藏了、月華仙子無計
奈何、兩箇打做一團、紐做一塊、鬧了多時、月華仙子
覺道閉道世不下、兩箇早起、飛至虛空、變爲太極、那日

霞仙子也待要變元來被鄭信埋了他的神通便變不得却輸了荒忙走來見鄭信兩淚交流道丈夫只因你不信我言故有今日之苦又被你埋了我的神通我變不得若要奈何得他可把這件物事還我鄭信見他哀求不已只得走來殿外花樹下掘出那件物事來日霞仙子便再和月華仙子鬪聖日霞仙子又輸了走回來鄭信道我妻又怎的奈何他不下日霞仙子道爲我身懷六甲廬那賤人不得我有件事告訴你鄭信道我妻有話但說日霞仙子教青衣去取來不多時把一張弓一隻箭道丈夫此弓非人間所

子學真
六無
弓出珠

有之物名爲神臂弓。百發百中。我在空中變就神通。和那幾人用法。你可在下。看着白的射一箭。助我一臂之力。鄭信道。好。你但放心。說不了。月華仙子又來。兩箇上雲中。變出本相。相聞。鄭信在下。看時。那裏見。兩箇如花似玉的仙子。只見一箇白。一箇紅。兩箇蜘蛛。在空中相鬪。鄭信道。原來如此。只見紅的輸了。便走後面。白的趕來。被鄭信彎弓。覷得親。一箭射去。喝聲道。著。把白蜘蛛射了。下來。月華仙子大驚。無聲。便罵鄭信。負心賊。暗算了我。也。自往後殿去。不願這裏。日霞仙子。收了本相。依先一箇如花似玉佳人。看時。

鄭信道丈夫漢有厚恩與妾解國使妾得遂終身偕
老之願兩箇自此越說得著行則並肩坐則疊股無
片時相捨正是

春和淑麗同攜手于花前夏氣炎蒸共納涼于花
下秋光皎潔銀蟾與桂偶同圓冬景嚴凝玉體與
香肩共暖受物外無窮快樂享人間不盡歡娛

倏忽間過了三年生下一男一女鄭信自思在此雖
是朝歡暮樂作何道理發跡變態遂告道感荷娘娘
收留在此一住三年生男育女若得前途發跡報答
我妻是吾所願日霞仙子見說淚下如雨道丈夫你

去不爭教我如何兩箇孩兒却是怎地鄭信道我若
得一官半職便來取你們仙子道丈夫你要何處去
鄭信道我往太原投軍仙子見說便道丈夫我與你
一件物事教你去投軍有分發跡便叫青衣取那張
神臂劍敵弓便是今時踏登聲分付道你可帶去軍
前立功定然有五等諸侯之貴這一男一女與你搵
養在此直待一紀之後奴自遣人送還鄭信道我此
去若有發跡之日早晚來迎你母子仙子道你我相
遇亦是夙緣今三年限滿仙凡路隔豈復有相見之
期乎說罷不覺潸然下淚鄭信初時求去臨說相見

無期心中感傷亦流淚不已情願再住幾時仙子道
夫妻緣盡自然分別妾亦不敢留君恐誤君前程必
道天譴卽命青衣置酒餞別飲至數盃仙子道丈夫
你先前携來的劍和那一副盔甲權留在此他日送
兒女還你那時好作信物鄭信道但憑賢妻主意仙
子又親勸別酒三盃取一大包金珠相贈親自送出
官門約行數里之程遠遠望見路口仙子道丈夫你
從此出去便是大路前程萬里保重保重鄭信方欲
春戀忽然就腳下起陣狂風風定後已不見了仙工
但見

青雲藏寶殿，薄雲隱迴廊，靜聽不聞消息之聲，因
視已失峯嶺之勢，日霞官想歸海上，神仙女料逐
蓬萊，多應看罷，借絲書捲起丹青一幅圖。

鄭信抱了一張神臂弓，呆呆的立了半晌，沒奈何，只
得前行到得路口，看時却是汾州大路，此路去河、京、
太原府不遠，那太原府主却是神相公，諱師道，見在
出榜招軍，鄭信走到旗門投軍，獻上神臂弓，神相公
大喜，分付工人如法製造鼓千張，遂請鄭信爲帳前
管軍指揮，後來收番果立戰功，都虧那神臂弓之用，
十餘年間直做到兩川節度使之職，思念日霞公主，

恩義並不婚娶話分兩頭再說張俊卿員外自從那年鄭信入井之後好生思念每年逢了此日就差主管備下三牲祭禮親到井邊祭奠也是不忘故舊之意如此數年未嘗有缺忽一日祭奠回來覺得身子困倦在廳屋中少憩片時不覺睡去夢見天上五色雲霞燦爛奪目忽然現出一位紅衣仙子左手中抱着一男右手中抱着一女高叫張俊卿這一對男女是鄭信所生今日交付與你你可好生撫養待鄭信發跡之後送至劍門不可負吾之托說罷將手中男女從半空裏撒下來員外接受不迭驚出一身冷汗

驀然醒來口稱奇怪尚未轉動只見門公報道方纔有箇白鬚公公領着一男一女送與員外說道員外在古井邊曾受他之托又有送這箇包裹這一口劍說是兩川節度使的信物在內教員外親手開看男女不知好歹特來報知張員外聽說正符了夢中之言打開包裹看時却是一副盔甲在內和這口劍放在一起親走出門前看時已不見了白鬚公公但見如花似玉的一雙男女約莫有三四歲長成問其來歷但云娘是日華公主教我丟去跟尋鄭家爹爹再叩其詳

張員外想道鄭信已墮井中幾曾出來那

裏又有兒女莫非是同名同姓的。又想起岳廟之裏分明他有五等諸侯之貴。心中委決不下。且收留着這雙男女。好生撫養。一面打探鄭信消息。光陰如箭。看看長大。張員外把作自己親兒女。看成男。取名鄭武。女取名彩娘。張員外自有一子。年紀相方。叫做張文。一文一武。如同胞兄弟。同在學堂攻書。彩娘自在閨房針指。又過了幾年。竝不知鄭信下落。忽一日。張員外走出廳來。忽見門公來報。有兩川節度使差來進表。官員寫了員外姓名居址。問到這裏。他要親自求見。員外心中疑慮。忙教請進。只見那差官

頭頂纏絡大帽，腰隨勒底烏靴，身穿蜀錦窄袖，流
子腰繫周銀鏈，鐵挺帶行來，魁岸之容，面帶風塵
之色，從者牽着一匹大馬相隨。

張員外降階迎接，敘禮已畢，那差官取出一包禮物，
并書信一封，說道：「節使尊翁多多拜上，張員外折肱
看時，認得是寫信手筆，書上寫道：

信向蒙恩人青目，獄中又多得看觀，此乃莫大之
恩也。前入古井，自分無幸，何期有日，幸仙子之遇。
仇儼三年，復隨資斧，送出汾州，投軍累立戰功，今
叨鈔錢在於蜀中，向無便屬，有失奉候，今因進表，

之便，薄具黃金三十兩，蜀錦十端，權表微忱，修不
畏蜀道之難，肯到敝治，光顧信之萬幸。懸望懸望。
張員外看罷，舉手加額，道：「鄭家果然發財，變泰又不
忘故舊，遠送禮物，真乃有德有行之人也。」遂將向來
夢中之事一一與差官說知。差官亦驚訝不已。是日
設筵款待差官。那差官雖然是有品級的武職，却受
了節使分付言語來迎，取張員外的，好生謙讓。張員
外就留他在家中作寓，日日宴會閒話，休敘。過了十
來日，公事了畢，差官催提員外起身。張員外與陸府
商量，要帶那男女送送鄭節使，又想女兒不便同行。

只得留在家中。單帶那鄭武上路。隨身行李童僕四人和差官共是七箇馬。一同出了汴京。望劍門一路進發。不一日到了節度使衙門。差官先入稟復鄭信。忙教請進私衙。以家人之禮相見。員外率領鄭武拜認父親。叙及白鬚公公。領來相托。獻上盾甲腰刀信物。并說及兩翻奇夢。鄭信念起日華仙子情分。凄然傷感。屈指算之。恰好一十二年。男女皆一十二歲。仙子臨行所言分毫不爽。其時大排筵會。官待張員外。禮爲上賓。就席間將女兒彩娘許配員外之子張文。見家相稱此謂以德報德也。却說鄭信思念日霞仙子。

子不已於錦江之傍建造日霞行宮。使其壯麗。歲時
親往行香。再說張員外住了三月有餘。思慕家鄉。鄧
信不敢強留。安排車馬。送出十里長亭之外。贈道之
厚。自不必說。又將黃金百兩。托員外施舍岳廟。修造
炳靈公大殿。後來因金兀朮入寇。天子四下徵兵。鄧
信帶領兒子鄭武勤。王累。敗金兵到汴京。復與張俊
卿相會。方纔認得女婿張文。及女兒彩娘。鄭信壽至
五十餘。白日看見日霞仙子。車駕來迎。無疾而逝。其
子鄭武。以父蔭累官至宣撫使。其後金兵入寇。不已
各郡縣俱做神臂弓之例。多能。賊到徽欽。北狩康。

王渡江爲金兵所追忽見空中有金甲神人率領神
兵以神臂弓射賊賊兵始還康王見旗幟上有鄭字
以問從駕之臣有人奏言前兩川節度使鄭信曾獻
尅敵神臂弓此必其神來護駕耳康王既卽位勅封
明靈昭惠王立廟于江上至今古跡猶存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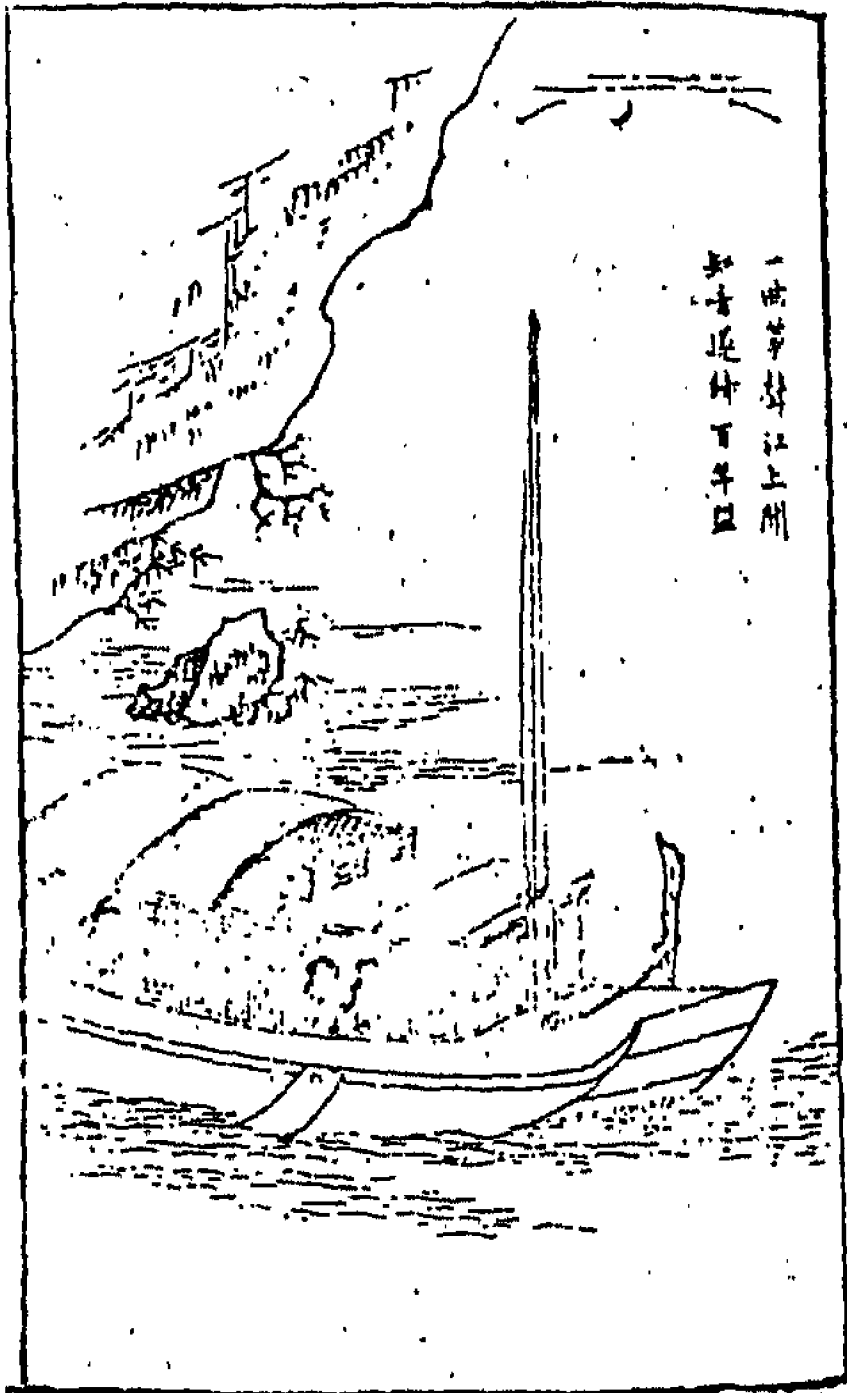
鄭信當年未遠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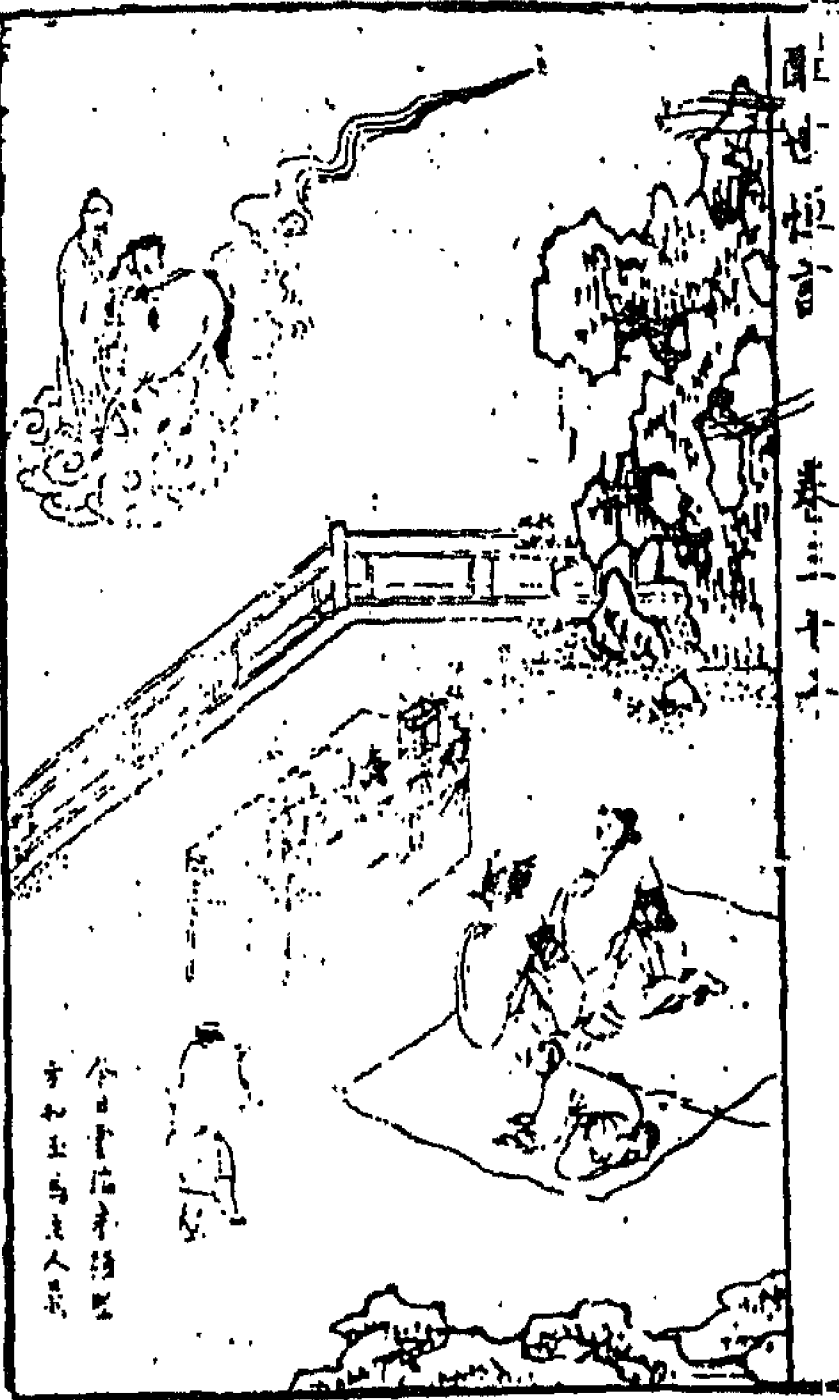
後因夢裏已先知

運來自有因緣到

到手休嫌早共遲

一曲芳聲江上聞
知古遠修百年日





今日書臨未得
方知玉馬是人

卷第三十二

黃秀才微靈玉馬墜

淨几明窓不染塵

圖書鎮日與相親

偶然談及風流事

多少風流誤了人

話說唐乾符年間揚州有一秀士姓黃名損字益之
年方二十一歲生得丰姿韶秀一表人才兼之學富
五車才傾八斗同輩之中推爲才子原是閩州名門
因父母早喪家道零落父親手裏遺下一件寶貝是
一塊羊脂白玉雕成個馬兒喚做玉馬墜色澤溫潤
鏤刻精工雖然是小小東西等閒也沒有第二件勝

雙借玉果
後海詩可
後以安得
人寸布子

得他的黃須秀才自幼愛惜佩帶在身不曾頃刻之
離偶一日閑遊市中遇着一個老叟生得怎生模樣
頭帶箬葉冠身穿百袖襖腰繫黃絲絛手執逍遙
扇童顏鶴髮碧眼方瞳不是蓬萊仙長也須學道
高人

那老者看着黃生微微而笑黃生見其儀容古雅矍
然起敬邀至茶坊獻茶叙話那老者所談無非是理
學名言玄門妙諦黃生不覺嘆服正當語酣之際黃
生偶然舉袂老者看見了那玉馬墜兒道願借一觀
黃生即時解下雙手遞與老者老者看了又看黃生

修飾其夫
另有其人
已選

嘆賞問道此墜價值幾何老漢意欲奉價相求未審
郎君允否黃生答道此乃家下祖遺之物老翁若心
愛便當相贈何論價乎老者道既蒙郎君慷慨不吝
老漢何敢固辭老漢他日亦有所報便將此墜懸掛
在黃絲絛上揮手而別其去如飛生愕然驚怔想道
此老定是異人恨不曾問其姓名也這段話問過不
題却說荆襄節度使劉守道平昔慕黃生才名差官
持手書一封白金綵幣聘為幕賓如何叫做幕賓但
凡幕府軍民事冗要人商議况一應章奏及書札亦
須要個代筆必得才智謀全之士方稱其職厚其禮

幣奉爲上賓。所以謂之幕賓。又謂之書記。有官職者則謂之記室參軍。黃損秀才正當窮困無聊之際。却聞得劉節使有此美意。遂欣然許之。先寫了回書。打發來人。約定了日期。自到荊州。謁見差官去了。黃生收拾衣裝。別過親友。一路搭船。行至江州。忽見巨舟泊岸。蓬窓雅潔。朱欄油幕。甚是整齊。黃生想道。我若趕得此船。何愁江中波浪之險乎。適有一水手上岸沽酒。黃生尾其後而問之。此舟從何而來。今往何處。水手答道。徽人姓韓。今往蜀中做客。黃生道。此去蜀中必從荊江而過。小生正欲往彼。未審可容附舟否。

水手道船頗寬大那爭趁你一人只是主人家眷在
上未知他意允否若何黃生取出青蚨三百奉爲酒
資求其代言水手道官人但少停于此待我稟過主
人方敢相請須臾水手沽酒回來黃生復囑其善言
方便水手應允不一時見船上以手相招黃生即登
舟相問水手道主人最重斯文說是個單身秀士並
不推拒但艙艙貨物充滿只可於艙頭存坐夜間在
後火艙歇宿主人家眷在於中艙切須謹慎勿取其
恠遂引黃生見了主人韓翁言談之間甚相器重是
夜黃生在後火艙中坐了一回方欲解衣就寢忽聞

箏聲淒婉其聲自中捨而出黃生披衣起坐側耳聽之

乍雄乍細若沉若浮或如雁語長空或如鶴鳴廣野或如清泉赴壑或如亂雨洒窓漢宮初奏明妃

曲唐家新譜雨淋鈴

唐時第一琵琶手是康崑崙第一箏手是郝善素揚州妓女薛瓊瓊獨得郝善素指法瓊瓊與黃生最相契厚僖宗皇帝妙選天下知音女子入宮供奉揚州刺史以瓊瓊應選黃生思之不置遂不忍復聽彈箏今日所聞箏聲宛似瓊瓊所彈黃生啼暗解奇詩文

深人靜舟中俱已睡熟黃生推蓬而起悄然從窓隙
中窺之見艙中一幼女年未及笄身穿杏紅輕綃雲
鬟半鞦嬌豔非常燃蘭膏焚鳳腦纖手如玉撫箏而
彈須臾曲罷蘭銷篆滅杳無所聞矣那時黃生神竒
俱蕩如逢神女仙妃薛瑒瑒輩又不足道也在艙中
展轉不寐吟成小詞一首詞云

生平無所願願作樂中箏得近佳人纖手子。研羅
裙上放嬌聲便死也爲榮。

一夜無眠已到天明起坐便取花箋一幅指寫前詞
後題雜錫黃損四字疊成方勝藏于懷袖梳洗已畢

頻頻向中艙觀望。絕無動靜。少頃。韓翁到後。始答拜。就拉往前艙。獻茶。黃生身對老翁。心懷幼女。自覺應對失次。心中慚悚。而韓翁殊不知也。忽聞中艙金盆聲響。生意此女盥漱。急急起身。從船舷而過。偷眼窺視。窓櫺不甚分明。而香氣芬馥。撲于鼻端。生之慮已迷。而骨已軟矣。急于袖中取出花箋小詞。從窓隙中投入。誠恐舟人旁觀。移步遠遠而立。兩隻眼覷定窓櫺。真個是目不轉睛。却說中艙那女子梳粧盥手剛畢。忽聞窓間簌簌之響。取而觀之。解開方勝。乃是小詞一首。讀罷。贊嘆不已。仍折做方勝。藏于裙帶上。錦

囊之中，明明曉得，是那秀才夜來，聞琴而作情詞，俱絕心中十分欣慕。但內才如此，不知外才何如。遂啓半窗，舒頭外望，見生凝然獨立，如有所思。鸞鳳之姿，皎皎絕塵。雖潘安、衛玠，無以過也。心下想道：我生長賈家，恥爲販夫、販婦。若與此生得偕，伉儷豈非至願。本欲再看一時，爲舟中耳目甚近，只得掩窓。黃生亦退于艙後，然思慕之念益切。時舟尚停泊，未開黃生假推上岸，屢從窓邊往來。女聞窓外履聲，亦必啓窓，露面四目相視，未免彼此送情。只是不能接語，正是

才情
不盡
自無
欠

彼此滿懷心腹事

大家都在不言中

到午後韓翁有鄉舟相識拉上岸于酒家相款舟人
俱整理篷櫓爲明早開歸之計黃生注目窓櫺適此
女推窓外望見生忽然退步若含羞欲避者少頃復
以手招生生喜出望外移步近窓女乃倚窓細語道
夜勿先寢妾有一言黃生再欲叩之女已掩窓而去
矣黃生大喜欲狂恨不能一拳打落日頭把孫行者
的瞋睡蟲逼派滿船之人等他呼呼睡去獨留他男
女二人叙一個心滿意足正是
無情不恨良宵短
有約偏違此日長

至夜韓翁扶醉而歸到船則雖搖至更深舟子俱已
安息微聞隔壁彈指三聲黃生急整冠起視時新月
微明輕風徐拂女已開半戶向外而立黃生即于船
舷上作揖女于艙中荅禮生便欲跨足下艙女不許
向生道慕君之才本欲與君吐露心腹幸勿相偏黃
生亦不敢造次乃趺身坐於窓口女問生道君何方
人氏有妻室否黃生荅道維揚秀才家貧未娶女道
妾之母裴姓亦維揚人也吾父雖徽籍浮家蜀中向
到維揚聘吾母爲側室止生妾一人十二歲吾母見
背今三年喪畢吾父移妾歸蜀耳黃生道旣如此則

我與小娘子同鄉故舊安得無情乎幸蓮芳名當銘
胃臆女道婆小字玉娥幼時吾母教以讀書識字頗
通文墨昨承示佳詞逸思新美君真天下有心人
也願得爲伯鸞婦效孟光舉案齊眉妾願足矣黃生道
小娘子既有此心我豈木石之比誓當竭力圖之若
不如願當終身不娶以報高情女道婆君才謂不羞
自媒異日富貴勿令妾有白頭之嘆黃生道卿家雅
意陽侯河伯實聞此言如有負心天地不宥但小娘
子乃尊翁之愛女小生逆旅貧儒即使通媒尊翁未
必肯從異日舟去人離相會不知何日不若小娘子

楚復以爲
快

有何奇策。僕小生得遂盟言。女道夜話已久。厥父酒
且醒矣。難以盡言。此後三月必到涪州。十月初三日
乃水神生日。吾父每出入必往祭養。舟人盡行。君以
是日能到舟次一會。當爲決終身之策。幸勿負約。使
妾望穿兩眸也。黃生道既蒙良約。敢不趨赴。言畢舒
手欲握女臂。忽聞韓翁酒醒呼茶。女急掩窓。黃生遂
巡就寢。忽忽如有所失。從此合眼。便見此女。頃刻不
能忘情。此女亦不復啓窓見生矣。舟行月餘。方抵荆
江。正值上水順風。舟人欲趕程途。催生登岸。生雖徘徊
不忍。難以推托。將酒錢賄了舟子。別過韓翁。取包

蘇世... 卷三十二
裏上岸復竝立凝視中船凄然欲淚女亦微啓窓搖
停時相送俄頃之間揚帆而去迅速如飛黃生盼望
良久不見了船不覺墮淚傍人問其緣故黃生哽咽
不能答一語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與人言無二三

黃生呆立江岸直至天晚只得就店安歇次早問了
守帥府前投了名刺劉公欣然接納叙起敬慕之意
即日開筵相待黃生于席間思念玉娥食不下咽劉
公見其精神恍惚疑有心事再三問之黃生含淚不
言但云中途有病未痊劉公亦好言撫慰至晚劉公

親自送入書館鋪設極其華整黃生心不在焉。越幾
而已過了數日黃生恐誤玉城之期托言欲往鄰郡
訪一故友暫假出外月餘即返劉公道軍務倥傯政
欲請教且待少暇當從尊命又過了數日生再開言
劉公只是不允生度不可強又公館守衛嚴密夜間
落鎖不便出入一連躊躇了三日夜更無良策忽一
日問館童道此間何處可以散悶館童道一牆之隔
便是本府後花園中亭臺樹木儘可消遣黃生命童
子開了書館引入後園遊玩了一番問道花園之外
還是何處館童道牆外便是街坊周圍有人巡警日

則敲梆夜則打更老爺法度好不嚴哩黃生聽在肚裏暗暗打帳除非如此如此是夜和衣而臥寢不成寐捱到五更鼓聲已絕寂無人聲料此際司更的辛苦了一夜必然困倦此時不去更待何時近牆有石相樹一株黃生攀援而上聳身一跳出了書房的粉牆靜悄悄一個大花園圍牆上都有荊棘黃生心生一計將石塊與脚先扒開那些荊棘踰牆而出並無人知覺早離了帥府越此天色未明棧開脚步便走忙忙若喪家之狗急急如漏網之魚有詩爲証

已於鄰生入幕

何當干木吟垣

豈有牆東窺宋

却同月下追韓

次日館中童子早起承值叫聲奇惟門不開戶不開房中不見了黃秀才忙去報知劉公劉公見說喫了一驚親到書房看了一遍一步步看到後園見棘刺扒動牆上有缺想必那沒行止的秀才從此而去正不知甚麼急務當下傳擲升帳拘巡警員役詢問肯云不知劉公責治了一番因他說鄰邦訪友差人於襄鄧各府逐縣挨查緝訪並無踪影嘆息而罷語分兩頭却說黃秀才自離帥府挨門出城又怕有人追趕放脚飛跑逢人問路晚宿早行逕望涪州而進自

古道無巧不成話。是到涪州剛剛是十月初三日。且說黃秀才在帥府中擔閣多日。如何還趕得上只因客船重大。且是上水。有風則行。無風則止。黃秀才從陸路短盤風雨無阻。所以趕着了。沿江一路探尋。只見高橋巨艦。比次湊集如魚鱗一般。逐隻挨去。並不見韓翁之舟。心中早已着忙。莫非忙中有錯。還是再捱轉去。方欲回步。只見前面半箭之地。江岸有枯柳數株。下面單單泊着一隻船兒。上前仔細觀看。那船上寂無一人。止中艙有一女子。獨倚蓬窓。如有所待。那女子非別。正是玉娥。因為有黃生之約。恐衆人再

目之下相侵不便在父親前只說愛那柳樹之下泊船僻靜有趣韓翁愛女言無不從此時黃生一見其言非小

設說洞房花燭夜

且喜他鄉遇故知

那玉娥望見黃生笑容可掬其船離岸尚遠黃生便欲跳上玉娥道水勢甚急須牽纜至近方可黃生依言便舉手去牽那纜兒也是合當有事那纜帶在柳樹根上被風浪所激已自鬆了黃生去拿他時便脫了結你說巨舟在江濤洶湧之中何等力氣黃生又是个書生不是筋節的一隻手如何帶得住說時遲

那時快，只叫得一聲阿呀！但見舟逐順流下水去，若飛電若現，若隱若息之間，不知幾里。黃生沿岸叫呼，衆船上都往水神廟祭賽去了，便有來往舟隻，那浩江水勢又與下面不同。離川江不遠，瞿塘三峽一路下來，如銀河倒瀉一般。各船過此，一個個手忙脚亂，自顧且不暇，何暇顧別人？黃生狂走，約有一二十里，到空濶處，不見了那船。又走二十來里，杳無覓處，欲待轉去報與韓翁知道，又恐反惹其禍，對着江面痛哭了一場。想起遠路天涯，孤身無倚，欲再見劉公，又無頭面。況且盤纏缺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不如及早

向江流或者得小娘子竟見也見我黃損不是
負心之人罷罷罷

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與風流作話文

黃秀才方欲投江只聽得背後一人叫道不可不可
黃生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維揚市上曾遇着諸
他玉馬墜兒這個老叟黃生見了那老叟又羞又苦
淚如雨下老叟道郎君有何痛苦說與老漢知道或
者可以分憂一二黃生道到此地位不得不說了便
將初遇玉娥及相約涪江纔斷舟行之事備細述了
一遍老叟呵呵大笑道原來如此些須小事如何便

拚得一條性命黃生道老翁是局外之人把這事看得小依小生看來比天更高比海更闊這事大得多哩老叟把十指一輪說道老漢頗通數學方纔輪算尊可命不該絕郎君還有相會之期此去前面一里之外有一茅菴是我禪兄所居郎君但往借宿徐以此事求之彼必能相濟老漢不及奉陪黃生道老翁若不同去恐難歸未必相信不肯留宿老叟道郎君前所惠玉馬墜兒老漢佩帶在身我禪兄所常見但以此為信可也說罷就黃絲絛上解下玉馬墜來通與黃生黃生接得在手老叟竟自飄然去了黃生出

心事擾亂依舊不曾問得姓名懊悔無及天色已晚
且自前去約行一里之外果然荒野中獨獨有個茅
菴其門半掩黃生挺身而入佛堂中一盞琉璃燈半
明不滅居中放個蒲團一位高年胡僧與塑的西番
羅漢無二盤膝打坐雙眸緊閉如入定之狀黃生不
敢驚動端跪于前約有一個時辰胡僧開眼看見喝
道何物俗子敢來混入黃生再拜奉上玉馬牌代老
叟致意今晚求借一宿胡僧道一宿不難但塵路茫
茫郎君此行將何底止黃生道小生黃損正有心願
欲求聖僧指迷遂將玉娥涪州之約始終敘述因叩

首問計胡僧道俺出家人心如死灰那管人間兒女
之事黃生拜求不已胡僧道郎君念既至誠可通神
明但觀郎君必是仕宦中人品大丈夫以致身青雲
顯宗揚名爲本此事須於成名之後從容及之黃生
又拜道小生舉目無親口食尚然不周那有功名之
念適隔若非老翁相救已作江中之鬼矣胡僧道佛
座下有白金十兩聊助郎君路費且往長安俟機緣
到日當有以報命耳說罷依先閉目入定去了黃生
身體亦覺困倦就蒲團之側曲肱而枕之猛然睡去
醒將轉來已是暮月時候但見破敗荒涼俱無

並不見坐禪胡僧的踪跡。上邊佛像也剝落破碎不成模樣。佛座下露出白晃晃一錠大銀錠。上鑿有黃損二字。黃生叫聲慚愧。方知夜來所遇真聖僧也。向佛前拜禱了一番。取了這錠銀子。權爲路費。逕往長安。正是人有逆天之時。天無絕人之路。

萬事不由人計較。一生都是命安排。

話分兩頭。却說韓翁同舟人賽神回來。不見了船。急忙尋問別個守船的看見。都說斷了纜。被流水滾下去多時了。我們沒本事救得。韓翁大驚。一路尋將下來。聞岸上人所說亦是如此。孤尋了兩三日。並無影。

響痛哭而回不在話下再說揚州妓女薛瓊瓊鴛兒
叫做薛媼爲女兒瓊瓊以彈箏充選人宮供奉以及
二載薛媼自去了這女兒門戶蕭條乃買舟欲往長
安探女希求天子恩澤其舟行至漢水見有一覆舟
自上流而下迴避不迭砰的一聲正觸了船頭那隻
船就停止不行了舟人疑覆舟中必有財物遂牽近
岸邊用斧劈開其中有一女子薛媼聞知忙教救出
已是淹淹將盡只有一絲未斷原來冬天水寒但是
下水便沒了命只因此女藏在中艙船底遮蓋煖氣
未洩所以留得這一息生氣舟中貨物已自漂失了

薛嫗
下以有志
已以現現
合起人

便有存留舟人都分散去訖薛嫗爲去了女兒現現
正想沒有個替代見此女容貌美麗喜不可言慌忙
將通身濕衣解下置于絮被之內自己將肉身偎貼
那女子得了愛氣漸漸甦醒然後將姜湯粥食慢慢
扶持又將好言撫慰女子漸能言語索取濕衣中錦
囊薛嫗問其來歷女子答道奴家姓韓小字玉娥隨
父往蜀舟至涪州父親同舟人往賽水神奴家獨守
舟中偶因纜脫漂沒到此薛嫗道可曾適人麼玉娥
道與維揚黃損秀才曾有百年之約錦囊中藏有花
箋小詞即黃郎所贈也薛嫗道黃秀才原是我女兒

瓊瓊舊交，此人才貌雙全，與小娘子正是一對良緣。小娘子不須憂慮，隨老身同到長安，來年大比，黃秀才必來應舉。那時待老身尋訪他來，與娘子續秦晉之盟，豈不美乎？玉娥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自是此玉娥遂拜薛媼爲義母。薛媼亦如已女相待。正是：

休言事急且相隨

受恩深處親骨肉

不一日，行到長安。薛媼賃了小小一所房子，同玉娥住下。其時瓊瓊入宮，進御，寵倖無比，曉得假母到來，無繇相會。但遣人不時餽送些東西，候閒。玉娥又倚戶深藏，終日鉗指，以助薪水之費。所以薛媼日用寬

然有餘光陰似箭不覺歲盡春來怎見得有詩爲證

爆竹聲中一歲除

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曠曠日

總把新桃換舊符

且說除夜玉娥想着母死父離情人又無消息暗暗
墮淚是夜睡去夢見天門大開一尊羅漢從空中出
現玉娥拜訴衷情羅漢將黃紙一書從空擲下紙上
寫維揚黃損佳音六字玉娥大喜方欲開看忽聞霹
靂一聲轟然驚覺乃是人家歲朝開門放火炮聲響
玉娥想了一回凄然不樂其日新年只得強起梳洗
薛姐往鄰家拜年去了玉娥垂下竹簾立于門內眼

觀街市上人來人往、心中想道、今年是大比之期、不知黃郎曾到長安否、若得他此地經過、重逢一面、應着夜來之夢、也不往奴死裏逃生、方纔轉動念頭、忽見一個胡僧、當簾而立、高叫道、募化有緣男女、玉娥從簾中仔細一看、那胡僧面貌、與夜來夢中所見羅漢無異、不覺竦然起敬、孤身女子、却又不好招接他、正在躊躇、那胡僧竟自揭簾而入、玉娥倒送幾步、閃在一邊、胡僧直入中庭、盤膝而坐、頂上現出毫光、數道直透天門、玉娥大驚、跪拜無數、稟道、弟子墮落火坑、有夙緣未了、望羅漢指示迷津、救拔苦海、胡僧道、

汝誠念皈依但尚有塵劫未脫老僧贈汝一物可密
藏千身畔勿許一人知道他日夫婦重逢自有靈驗
當下取出一件寶貝贈與玉娥乃是玉馬墜兒玉娥
收訖即見一道金光冲天而起胡僧忽然不見玉娥
知是聖僧顯化望空拜謝將玉馬墜牢繫襟帶之上
薛姐回來並不題起

滿懷心事無人訴

一炷心香禮聖僧

再說黃損秀才得胡僧助了盤纏一逕往長安應試
然雖如此心上只掛着玉娥也不去溫習經史也不
去靜養精神終日串街走巷尋覓聖僧庶幾一遇早

出曉回終日悶悶而已試期已到黃生只得隨例入
場舉筆一揮絕不思索他也只當應個故事那有心
情去推敲磨練誰知那偏是應故事的文字容易入
眼正是

不願文章中天下

只願文章中試官

金榜開時高高掛一個黃損名字除授郎郎之職其
時呂用之專權亂政引用無籍小人左道惑衆中外
嫉之如仇然怕他權勢不敢則聲黃損獨條陳他前
後奸惡事事有據天子聽信勅呂用之免官就第黃
生少年高第又上了這個疏做了天下第一件快心

閑閑無事
多有誠意
若王明不
之其樂生
心猶向如

之事那一偶不飲服他真個名傾朝野長安貴戚聞黃生尚未娶妻多央媒說合求他爲婿黃生心念玉娥有盟言在前只是推托不允那時薛姐也風聞得黃損登第欲待去訪他到是玉娥教他且慢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未知黃郎真心何如這也是他把細處話分兩頭且說呂用之閑居私第終日講爐鼎之事差人四下緝訪名姝美色以爲婢妾有人誇薛姐的養女名曰玉娥天下絕色只是不肯輕易見人呂用之道只怕求而沒有那怕有而難求當下差幹僕數十人以五百金爲聘也不通名道姓竟撒向薛姐

家中直入卧房，搶出玉娥，不由分說，擡上花花燭，轎望呂府飛奔而去。嚇得薛姐軟做一團，急忙裏想不出的道理。後來曉得呂府中要人聲，也不敢則了。欲待投訴黃損，恐無益于事，反討他抱怨，只得忍氣吞聲，不在話下。且說玉娥到了府中，呂用之親自捲簾，看見姿容絕世，喜不自勝，即命丫鬟養娘扶至香房，又取出錦衣數箱，奇樣首飾，教他裝扮。玉娥只是啼哭，將首飾擲之于地，一件衣服也不肯穿。丫鬟養娘回覆呂相公，呂相公只教莫難爲了他，好言相勸。衆人領命，你一句，我一句，只是勸他順從。玉娥全然不

理正是

萬事可將權勢使

寸心不爲綺羅移

姻緣自古皆前定

堪笑狂夫妄用機

却說呂家門生故吏聞得相公納了新寵都來拜賀
免不得做慶賀筵席飲至初更只見後槽馬夫喘吁
吁上堂稟事適間有白馬一匹約長丈餘不知那裏
來的突入後槽喘傷羣馬小人持棍趕他那馬直入
內宅去了呂用之大驚道那有此事即命幹僕明大
執杖同着馬夫于各房搜檢馬屁也不聞得一個都
來回話呂相公心知不祥之事不肯信以爲然只推

馬夫妄言下老實打四十棍棒去不用泉客感不慙而散呂用之乘着酒興遷入新房玉娥兀自哭哭啼啼呂用之一般也會幫襯說道我富貴無此你若願從明日就立你爲夫人一生受用不盡玉娥道奴家雖是女流亦知廉恥曾許配良人一女不更二夫況相公珠翠成羣豈少奴家一人願賜矜憐以全名節呂用之那里肯聽用起拔山之力抱向床頭按住親解其衣玉娥雙手拒之氣力不加口中罵聲不絕正在危急之際忽有白馬一匹約長丈餘從床中奔出向呂用之亂撲亂咬呂用之着忙只得放手喝教侍

婢上前那白馬在房中亂舞逢着便咬咬得侍婢十
損九傷呂用之驚惶逃竄止及呂用之出了房門那
白馬也不見了呂用之明明曉得是個妖孽暗地差
人四下訪求高人禳解次日有胡僧到門自言善能
望氣預知凶吉今見府上妖氣深重特來禳解門上
通報了用之即日請進甚相敬禮胡僧道府上妖氣
深重主有非常之禍呂用之道妖氣在于何處胡僧
道似在房闥之內待老僧細查呂用之親自引了胡
僧各房觀看行至玉娥房頭胡僧大驚道妖氣在此
不知此房中是相公何人呂用之道新納小妾尚未

能
說
古
神
術
力
不
也

成婚胡僧道恭喜相公洪福齊天得遇老僧若成親
之後相公必遭其禍矣此女乃上帝玉馬之精來人
間行禍者今已到相公府中若不早些發脫禍必不
免呂用之被他說着玉馬之事連呼爲神人請問如
何發脫胡僧道將此女速贈他人使他人代受其禍
相公便没事了呂用之雖然愛那女色性命爲重說
得活靈活現怎的又怕又問了贈與誰人方好胡僧
道只揀相公心上第一個不快的將此女贈之一月
之內此人必遭奇禍相公可高枕無憂也呂用之被
黃慎一本劾奏罷官心中最恨的那時領定了個主

意即忙作禮道領教領教分付幹僕備齋相款多取金帛厚贈胡僧道相公天下福人老僧將來相救豈敢受賜連齋也不喫拂衣而去

分明一席無稽話

却認非常僕禍功

呂用之當時差人喚取薛姐到府說話薛姐不敢不來呂用之便道你女兒年幼不知禮數我府中不好收用聞得新進士黃損尚無妻室此人與我有言我欲將此女送他解釋其恨須得你親自送去善言道連必得他收納方好薛姐叩首道相公鈞旨敢不遵依呂用之又道房中衣飾箱籠盡作嫁資你可自去

收拾竟自擡去。連你女兒也不消相見了。薛媼聞言，正中其懷。中堂自有人引進香房。玉娥見薛媼到來，認是呂用之，着他來解勸。心頭突突的跳。薛媼向女兒耳邊低說道：「你如今好了，相公不用着我另送與一個知趣的人。」玉娥道：「奴家所以貪生，忍恥跟隨到此，只望韓郎一會，若轉贈他人，與陷身此地何異？奴家寧死不願爲逐浪之萍，隨風之絮也。」薛媼道：「方纔說知趣的人兒，正是黃郎。房中衣飾箱籠，盡數相贈，快些出門，防他有翻悔之事。」玉娥道：「原來如此。」當下母子二人，忙忙的收拾停當，囑付丫鬟蔡娘，寄謝相。

公喚下脚力一道煙去了

鰲魚脫却金鈎去

擺尾搖頭再不來

却說黃損闌坐衙齋忽見門役來報有維揚薛媽媽
求見黃生忙教請進薛媽一見了黃生連稱賀喜黃
生道下官何喜可賀薛媽道老身到長安已半年有
餘平時不敢來冒瀆今日特奉一貴官之命送一位
小娘子到府成親黃生問道貴官是那個薛媽道是
新罷職的呂相公黃生大怒道這個奸雄敢以美人
局戲我若不看你舊時情分就把你叱咤一場薛媽
道官人休惱那美人非別却是老身的女兒與官人

有瓜葛的黃生聞言就把怒容放下了五分從容問道令愛瓊瓊久已入宮供奉以下更有誰人與下官有何瓜葛薛媼道是老身新認的小女姓韓名玉娥黃生大驚道你在那裏相會來薛媼便把漢江持救之事說了一遍近日被呂相公用強奪去女兒抵死不從不知何故分付老身送與官人權爲修好之意黃生搔首道旣被呂用之這廝奪去必然點污豈有白白發出之理又如何偏送與下官薛媼道只問我女兒便知黃生道莫非不是那羅揚韓玉娥麼薛媼道見有官人所贈花箋小詞爲證送出請估中還是

被水浸濕過的都籍了黃生見之提起昔日清江光
景不覺慘然淚下即刻命肩輿人從同薛媼迎接王
娥到衙相會兩下抱頭大哭哭罷各叙衷腸王娥舉
玉馬陸對生說道妾若非此物必爲呂賊所污富以
頸血濺其衣不復得見君面矣黃生見陸大驚道此
玉馬陸原是吾家世寶去年涪洲獻與胡僧芳鄰何
以得之玉娥道妾除夜曾得一夢次日歲朝遇一胡
僧宛如夢中所見將此陸贈我囑付我夫妻相會都
在這箇陸上妾謹藏于身那夜呂賊用強相犯忽有
白馬從床頭奔出欲齕呂賊呂賊驚惶逃去後聞得

也有個胡僧對呂賊說白馬爲妖不利主人所以將妾贈君欲貽禍於君耳黃生道如此說你我夫妻重會皆胡僧之力胡僧真神人玉馬墜真神物也今日禮當謝之遂命設下香案供養玉馬墜于上擺列酒脯之儀夫妻雙雙下拜薛媼亦從旁叩頭忽見一白馬約長丈餘從香案上躍出騰空而起衆人急出戶看之見雲端裏面站着一人鬚眉可辨那人是誰

維揚市上初相識

再向涪江渡口逢

今日雲端來顯相

方知玉馬主人翁

那人便是起首說維揚市上相遇請那玉馬墜的老

明堂下
月夜
夢見人

翁老翁跨上白馬須臾煙雲繚繞不知所往黃生想
起江頭活命之恩望空再拜看案上玉馬墜已不見
矣是夜黃損與玉娥遂爲夫婦薛媼養老送終黃損
又差人持書往蜀中訪問韓翁迎來奉養歲時必設
老叟及胡僧神位焚香禮拜後黃損官至御史中丞
玉娥生三子並列仕途夫婦百年諧老有詩贊云

一曲箏聲江上聽

知音遂締百年盟

死生離合皆前定

不是姻緣莫強爭